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諸儒學案中一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為祭酒皆正己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恒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敘為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

之書未甞一日去手潛玩乆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葢先生之論理氣最為精確謂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温凉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彛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

卒不克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即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

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即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為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自人生以上静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已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為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説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

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秖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為性已發之和為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即性也非先有仁義理智之性而後發之為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即當其靜而性之為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為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即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

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義以為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便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

生之功偉矣

困知記此理之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誠如是也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

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以為性差毫釐而謬千里矣　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

是故至精者性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乎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哉

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體用之别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

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葢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據其所見之

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

九條往往互相發明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功徒自誣耳　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排之力會萬而入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

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　格物之格是通徹無間之意葢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　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葢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

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求所以歸於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隂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隂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隂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觀之自見

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有未合者葢其言有云理與氣决是二物又云氣强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頗多惟答何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為截直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為定論也　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葢一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

為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性善理之一也而其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

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終未瑩朱子猶恐人之視為二物也乃曰氣質之性即太極全體墮在氣質之中夫既以墮言理氣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斷之自無往而不通所以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 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人矣君子必慎其

獨以此夫　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葢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為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為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又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者葢君子之道乃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

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為深切葢天命之性無形象可
覩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
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
知其為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
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
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
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
然中節李之此指葢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

程門高第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個甚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為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静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循體認要不出方寸間耳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

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矣亹亹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捉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即不須大段著

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自有不可遏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大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思主省察乃輔佐也　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即無一然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　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

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為化則不可夫化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謂莫之為而為者也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葢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葢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為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為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

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象山從而疑之過矣彼葢專以欲為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葢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為惡耳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為言葢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蝕彗

亭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常不一究其末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為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為二物其源蓋出於此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

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隂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為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耶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亡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個大輪

廻由其廹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　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言不知為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耳心之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耳物格則無盡矣無盡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為一矣如其為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哉　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如何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庭前松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

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證道歌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時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為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别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為人處不出乎思

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為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寛裕温柔自寛裕温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

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為至道謂非禪學而何盖心性至為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誠不得於言也甞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不知性之為性舍靈覺即無以為道矣謂之禪學

夫復何疑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為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隂用其實也何以明之盍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為公為義為儒者之學乎所謂隂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為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

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説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為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甞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遊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

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葢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脉絡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為之出脫矣葢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為含糊兩可之詞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絶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來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竒特而忽於

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莫辨至於没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席文同鳴宄録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説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宄正恐不免宄屈程子也　程子言性即理也

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吾夫子賛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易見故學而

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證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然亦有未合處所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葢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為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竊嘗以為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

始終莫不皆然胡敬齋窮理似乎欠透如云氣乃理之所為又云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為又云所以為是太和者道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即道之所為但熟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余子積之性書則又甚焉又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胡敬齋力攻禪學但於禪學本末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其心服耶葢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有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

乎判耳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灑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為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蓋心性至為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剖分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為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為道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以為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慨然興歎以為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别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即為合理是即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為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

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
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
蓋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耶若搬者即主則其得此
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邪禪
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即為
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
雖是禪學然此言却不差乃從而譏之過矣　所謂理
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

偏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顢頇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為障又以理為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為至道安得不為籠統瞞旰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說甚詳末乃云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欛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理會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

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别於禪學而姑為是言耳湛元明為改葬墓碑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　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說盡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詩云繡羅一方金針誰掇殆以

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別一絕句其意可見注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

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虚生也今顧以此言為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為吾為我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注皆指為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

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楊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　人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内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耳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氣即理皆然　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以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一個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夫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易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容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

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定也然此多是就感通處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中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須臾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愚故嘗曰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

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知覺為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辨則亦何以講學為哉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覔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之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

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為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絶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以覺言仁固非以覺言智亦非也葢仁智皆吾心之定理而覺乃其妙用如以妙用為定理則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為神果何别耶朱子嘗言神亦形而下者又云神乃氣之精英須曾實下工夫體究來方信此言確乎其不可易不然則誤以神為形而上者有之矣黄直卿嘗疑

中庸論鬼神有誠之不可掩一語則是形而上者朱子答以只是實理處發見其義愈明　情是不待主張而自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慎獨工夫　天地人物止是一理然而語天道則曰陰陽語地道則曰剛柔語人道則曰仁義何也葢其分既殊其為道也自不容於無别然則鳥獸草木之為物欲名其道夫豈可以一言

盡乎大抵性以命同道以形異必明乎異同之際斯可以盡天地人物之性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聖人强分别也體之静正有常而用之變化不測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所以似是而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耳慈湖説易究其指歸不出乎虚靈知覺而已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為楞嚴經

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

於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為禪學昭昭矣　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謂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葢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為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哉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

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悞矣䫉然數尺之
軀乃欲私造化以為己物何其不知量邪　因閱慈湖
出賦詩三章斜風細雨釀輕寒掩卷長吁百慮攢不是
皇天分付定中華那復有衣冠 一 裝成戲劇逐番新任
逼真時總不真何事貪看忘晝夜只緣聲色解迷人 二
鏡中萬象原非實心上些兒却是真須就這些明一貫
莫將形影弄精神 三 程子解道心惟微曰心道之所在
微道之體也解得極明些兒二字乃俗語康節詩中嘗

用之意與微字相類天人物我所以通貫為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線之貫萬珠提起都在掌握故盡巳之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賛化育而參天地慈湖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將形影㝵精神也殊不知鏡中之象與鏡原不相屬提不起按不下𢹂不備放不開安得謂之一貫邪　慈湖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凴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

初無如許意度愚按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徹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如水泡乎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而置之勞哉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體言之渾然無間之謂仁截然有止之謂義自體道者言之心與理一之謂仁事與理一之謂義心與理一則該貫動靜斯渾然矣事與理一則動中有靜斯截

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渾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與理一之形也心與理初未嘗不一也有以間之則二矣然則何修何為而能復其本體之一邪曰敬　書之所謂道心即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決不可作已發看若認道心為已發則將何者以為大本乎愚於此不能無少異於朱子者

論學書吾人有此身與萬物之為物孰非出於乾坤其

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內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以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與王陽明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孰事物格之訓也來教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

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為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不能無疑者一也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

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謂如此類不妨說得行矣有如川上之嘆鳶飛魚躍之旨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不能無疑者二也執事又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

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不能無疑者三也同上

人之有心固然亦是一物然專以格物為格此心則不可說卦傳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二句皆主卦爻而言窮理者即卦爻而窮之也葢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皆所當窮窮到極處卻止是一理此理在人則謂之性在天則謂之命心也

者人之神明而理之存主處也豈可謂心即理而以窮理為窮此心哉良心發見乃感應自然之機所謂天下之至神者固無待於思也然欲其一一中節非思不可研幾工夫正在此處故大學之教雖已知止有定必慮而後能得之若此心粗立猶未及於知止感應之際乃一切任其自然遂以為即此是道其不至於猖狂妄行者幾希答允恕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高見謂非聖人不能是以不能無疑於鄙說愚以為常人之心亦有時而

寂但茫無主宰而大本有所不立常人之心亦無時不感但應物多謬而達道有所不行此其所以善惡襍出而常危也既是人心動静如此即不容獨歸之聖人矣至余所云物格則無物者誠以其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則凡屈伸消長之變始終聚散之狀哀樂好惡之情雖千緒萬端而卓然心目間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之粗迹舉不能礙吾廓然之本體夫是之謂無物孟子所謂盡心知性而知天即斯義也 答黄筠溪

人之知識不容

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為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為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耳而強生分別吾聖賢之書

未甞有也惟楞伽經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三種之別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為分別事識無疑矣答歐陽少司成　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賢契所得在此數語夫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區區之見要不免於二之葢天性之真乃其本體明覺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有體必有用而用不可以為體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

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動性之欲即明覺之自然也大傳所謂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覺之自然也大雅所謂有物有則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覺之自然也諸如此類其證甚明孔子嘗言知道知德曾子嘗言知止子思嘗言知天知人孟子嘗言知性知天凡知字皆虛下一字皆實虛實既判體用自明以用為體未之前聞也 來書格物工夫惟是隨其位分修其實履雖云與佛氏異然於天地萬物之理

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則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又安能盡巳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哉此無他只緣誤認良知為天理於天地萬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著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耳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地萬物之理既皆置之度外其所本從可知矣若非隨其位分修其實履則自頂至踵寧復少有分别乎以良知為天理則易簡在先工夫居後後則可緩白沙所謂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自兹以往但有分殊處

合要理會是也謂天理非良知則易簡居後工夫在先先則當急所謂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是也以良知為天理乃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則是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無復本然之則矣無乃不得於言乎俱同上

讀佛書辨抽困知記中辨佛書另為一帙

金剛經心經可為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

說話不勝其多大槩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眞非妄故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眞故云無明眞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而首尾衡决眞妄不分眞詖淫邪遁之尤者　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

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葢迷則為名為相為妄想為妄想緣起自性為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為諸識悟則為正智為如如為成自性為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為真識所為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謂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為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

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為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

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為性始終不知性之為理乃欲强合於吾儒以為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磨弟子婆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

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恠說話真是玄妙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為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滛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恠不止其徒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　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

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别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第一卷首言諸識有二種生住滅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次言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又云畧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别事識又云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虚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又云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真實相不滅非自真實相滅但業相滅若是其實相滅者藏識則

滅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議論又破外道斷見云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又云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又云外境界風飄蕩心海識浪不斷又偈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又偈云凡夫無智慧藏識如巨海業相猶波浪依彼譬類通第二卷有云一切自性習氣藏意意識習見轉變名為涅槃注云自性習氣謂衆生心識性執熏習氣分藏意意識者即藏識與事識由愛見妄想之所熏習轉變者謂轉

藏識事識為自覺聖智境界也有云識者因樂種種跡境界故餘趣相續有云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有云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習氣長養藏識意俱我我有所計著思惟因緣生不壞身相藏識因攀緣自心現境界計著心聚生展轉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現境界風吹若生若滅亦如是是故意識滅七識亦滅注云境界分段者六識從六塵生也習氣長養者言六識不離七識八識也我我所計著

者言七識我執從思惟彼因彼緣而生不壞身相藏識即第八識謂此八識因於六識能緣還緣自心所現境界以計著故而生六識能總諸心故云心聚生也展轉相因者八識轉生諸識六識起善起惡七識則傳送其間海喻八識浪喻六識以六塵為境界風境界乃自心所現還吹八識心海轉生諸識若生若滅亦猶依海而有風因風而鼓浪風息則浪滅故云意識滅七識亦滅也又偈云心縛於境界覺想智隨轉無所有及勝平等

智慧生注云現前一念為塵境所轉故有業縛而本有覺智亦隨妄而轉若了妄即真離諸有相及至佛地則復平等大慧矣第三卷有云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是智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識超有無相是智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又云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出不入如水中月注云根塵及我和合相應而生是識

此不知自性相故若知性相則一念靈知不假緣生故云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相惟是一而有離不離之異故云得不得也又偈云心意及與識遠離思惟想得無思想法佛子非聲聞寂靜勝進忍如來清靜智生於善勝義所行悉遠離注云得無思想法則轉識為智此是菩薩而非聲聞智之始也寂靜勝進忍即如來清淨忍智智之終也第四卷有云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不覺彼

故三緣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偽惡習所薫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自性無垢畢竟清淨註云此隨染緣從細至粗也若能一念廻光能隨靜緣則離無常之過二我之執自性清淨所謂性德如來則究顯矣有云菩薩摩訶薩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註云識藏以名言者由迷如來藏轉成妄識無有別體故但有名若

無識藏之名則轉妄識為如來藏也有云披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妄想者施設衆名顯示諸相如此不異象馬車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切外道聲聞縁覺之地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離二見建立及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有云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謂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非外道所説

五識身者心意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變壊相續流注不壊身生亦生亦滅不覺自心現次第滅餘識生形相差别攝受意識五識俱相應生刹那時不住注云不壊者不斷也攝受意識者以五根攬五塵攝歸意識起善起惡有云愚夫依七識身滅起斷見不覺識藏故起常見自妄想故不知本際自妄想慧滅故解脱注云愚夫所知極於七識七識之外無所知故因起斷見而不覺識藏無盡見其念念相續故起常見由其自妄想内而

不及外故不能知本際然妄不自滅必由慧而滅也又偈云意識之所起識宅意所住意及眼識等斷滅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而為說常住注云意由八識而起而八識意之所住故謂之宅以是言之自不容以七識身滅而起斷見彼又於意及眼識等斷滅處說無常或作涅槃見者此皆凡外自妄想見故不知本際如來為是說常住也經中言識首尾具於此矣間有牽涉他文者不暇盡錄然已不勝其多亦無庸盡錄為也其首之以諸

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為妄悟之則為真苟能滅妄識而契真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真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耶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為主而分為數類以盡其義藏

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為善為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耳而有本有末曰真相曰真識曰真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湼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曰業相曰分别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藏識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

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為一類皆言乎其末流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想智隨轉此為一類言乎本末之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為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又曰見習轉變名為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為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無所有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

言其脩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此數類而詳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真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為性乎且其以本體為真末流為妄既分本末為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為一途葢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為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為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夫以心識為本六識為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别有所謂六識也又非

以其本之一分而為末之六也葢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耳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為二而以其半為真半為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

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
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
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
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
人極之道而内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
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
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
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

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為中國人類之為人類將非幸歟　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

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葢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為性此其所為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為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亦識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　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

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葢其所謂齊固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為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葢以知覺為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

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脉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缺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為渾然也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知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

難見矣以佛家之言為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為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所當辯者三字耳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

不可為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耳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凡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為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為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耳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為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則不可此言殊不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

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為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為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為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

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即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相為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　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智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為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邪汾州無業有云見聞

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考其言皆見於傳燈録何若是之不同邪葢無業是本分又說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倆伎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知覺為性便對其人揑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嘗見金剛經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經

有兩段話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為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為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葢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為一畢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

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説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説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耳　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黄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説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為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自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

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為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

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設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淨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殊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據慧忠從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

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藴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邪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飛之身之内在内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

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華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為性所以於華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為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為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宗杲謂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

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别好醜底决定是有是無是真是實是虛妄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為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

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邪

杲答曾天游侍郎書曰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

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叅

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

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

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踏著鼻孔即此識情便

是真空妙智更無别智可得若别有所得有所證則又

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

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齊壽只這太虛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個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藴矣忽然失脚踏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甞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此頌

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無適無莫若非義之與比何以異於水上葫蘆哉　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絶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

明儒學案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

餘姚　黃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中二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抑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

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為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之學程朱為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為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亘萬古而不易即是理也

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
乎心為車也性為車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
岐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
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
以心即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
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
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
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

絶非四絶也序云僕兹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即見説新居止隅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入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尚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為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為絶交則又何説

濯舊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説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

其所自來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即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為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即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為體而後可言其為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即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為言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在義為理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

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　陽伸陰屈發而為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斂而為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姤亦言之葢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為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

起萬滅而其心自若皆在是矣　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即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即理也　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求而後得即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　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葢不如此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即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

自謂宗程張立説似非程張本旨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

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為之主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即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為心但

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為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在義為理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葢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葢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心性說下五條同

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

之則性乾道也心坤道也凡從心而出者皆性之德也
臣之所行皆君之令也妻之所生皆夫之子也然非以
天地君臣夫妻對立而言也即地之道而天在其中即
臣之道而君在其中即妻之道而夫在其中即心之道
而性在其中矣故曰一物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　虚
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為心者即性也性者心之實心
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為萬
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為命

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即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 心有動静一語一黙一寐一寤動而陽静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黙寐寤之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葢謂此也既又自以為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

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葢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　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葢為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世人識心不識孟子葢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

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云性即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為義則隱矣　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

惡未形心之靜而專於内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内外言矣心性情說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葢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即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即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程

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器說下二條同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此張子之說也葢謂太虛者氣之本體為性為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為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為性得氣

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為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葢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　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為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即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竊以為是乃程子之本旨也　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

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為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為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之敝則得之矣

一原說

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為未嘗有者未嘗有我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為未嘗無者其所以為我者未嘗無也安

得隨死而亡乎易說下二條同　靜變而為動動變而為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神神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知事即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即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己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　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汨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格物所以致知

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大學說　人之為學一心而已盖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删朱子或問　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矣所謂天命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天命之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所謂在天為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為性所為在人為性也循性而出散為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冲漠

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葢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却太平之致葢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

事學者之極功而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中庸說下七條同

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為異也將求同於程子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旨定性書言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葢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自其因物喜怒而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為二處也若以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為致中動察為致和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近於佛氏止觀空覺

為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乎程子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無倚曰中名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

常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
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逆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
則樂其所以為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
無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
未發便是中也由是言之聖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
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
聖人無發乎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
形而其未發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

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為義過非道
不及非道道者中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
中以蔽之矣中者大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
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若中有二義心亦可有二義乎
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二論乎曰竊求
諸程子而有疑焉葢程門指此為傳授心法故其門人
論說最詳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
子始自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

其時而各致其力非復程子之説矣周子圖説之主静自註無欲故静通書曰一者無欲無欲則静虚動直則是主静之静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隂静之静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心皆指是為説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為道言為法行為則

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心是也不可得而見也鳶飛魚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即其言也

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為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論語說下條同

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　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耳勿忘即是有事勿助即是勿正故程子以鳶飛魚躍言之孟子說　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求即其本心之安是為仁也然則求仁之方但嘿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為仁之地也近世右象山而左朱子

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說仁
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矣以學言之則必有
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曾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
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顏子之博文約
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
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
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明
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畧有見於道體

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為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 學說下六條同

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為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

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即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即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為外為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　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為教皆出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已治心强恕而後性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静以

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説也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為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此心所謂處物為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喪也聞樂不樂食旨不甘居處不安亦人之情也理也故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　自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恭所以存誠也自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

論學而首曰格物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即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即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為言也　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為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

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體用說

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

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絪緼揉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虚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粲然有分實也實者虚之所為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甞有體曰太虚虚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正蒙說下三條

同

耳目口體氣之聚而成形者也視聽言動氣之虚

而為用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梏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即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　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所謂天所不能自已者謂命而感之體即性也故曰一性命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

不死誠而已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　歴家以日月星辰為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為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讀程語　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為已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性葢闢佛老而為言也雜說下二條同　朱子之後學

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能識性之為體則立言者之過也　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却緣何用心粗彼盗自以為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須識此

詩心非目不見目自見之體須知瞙目前明明有先視

以下論性

治心如治目刮去瞙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　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

物地　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　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　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文中子意　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以下述程語　釋言理是障此錯認理字理即是吾心無生亦無死　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是天無外　静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　戒懼一生心即此是慎獨物欲遏

將萌乃是敬未足　閑邪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邪天理本完全　主一謂之敬一者之謂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　此理最為約但恐不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患不能守　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存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　只要立個心心即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　此心即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　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嘿而識　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

欄行刼入井欄坐 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甞見道壊 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耳邵子之言 湛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末勝則本喪張子之言 性是無物地存心即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以下漫述 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凫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

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冦天叙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先生與何塘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虚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為南京稽勲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為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

勤聖學辨忠邪以囬天變上以為刺已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宫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為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删之以為涉於髙虚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真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為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議象山陽明為禪學為異説夫

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拚九死而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旣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說删良能而不挈非覇儒歟此是以心為知覺以性為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耳先生旣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為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

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葢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士翼造化流行四時者氣乎春當溫秋當凉者理乎理乃氣之條段雖紛紜而不可亂者溫凉以時聖人也冬過寒則春行其餘沴夏過炎則秋冐其餘熾氣偏理亦滯中人之性也春必溫秋必凉性善之譬也故學修而

性可返若夫酷烈載沉七年固早其下愚哉非用湯之精誠弗回　自求心習靜之論興竊見孔經之在世猶褒獻之王周漢也方伯連帥雖曰同獎王室然別出教令自立社稷矣夫心即事也事即道也事合於道則心存矣事戾於道則心放矣故動之不能亡靜猶靜之不能亡動各值其遇而已矣靜而亡事勿生妄念勿從墮容動而酬用勿昧本心勿殉外欲動而殉欲難以求靜靜而襍念胡以制動今求靜曰真空真識失之偏矣

問伊川曰性即理也然乎曰然性者仁義而已曾謂仁義非理乎仁義有不善歟問孔子何謂相近也曰别其所賦之等也問性何以有等曰氣也然則氣即理乎曰然何以明之今夫孩提知愛其親仁也知敬其長義也即其喜笑慕念謂之愛即其恭敬推遜謂之敬是非氣乎發於外即其在於中者也理者氣之條善者氣之徳豈伊二物哉問氣有原乎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翕則者物之能故曰純粹精也

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夫　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為運魄資魂以為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貯人生為陽志則宰而氣則從氣為陽中之陰人死為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為陰中之陽　朱子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竊所未詳葢造化之原理常聚而氣亦聚人物之生氣若散而理亦散氣既散矣理安所附是故天地寒暑也人物禾稼也暑來禾生寒來禾死盡矣明年又蕃其鮮者故曰日新之謂

𢧐德　天命之謂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外之物格則内之致知見天下之物各有則而不可易即此則以應之故時措之宜矣曰窮理則隱而難求曰格物則顯而可據格物者修治其目人倫其先也若泛乎其務則荒而靡即故博非顔子之文則約非不叛之道　亡氣外之形亡神外之氣亡理外之神亡命外之理亡心外之命亡帝外之心心者具萬理而出命也　問古之祭天地山川不屋謂棟宇不能囿其形也乃以人之飲

食薦之夫豈知神之所嗜乎曰祭也者致其敬與禮也故以人道之所重者奉之盡其報本之誠已耳若神之所嗜夫惡知之豺之祭獸獺之祭魚亦就其性之所能也夫　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　性之所寓曰心心之所具曰性性者理也心乃發用斯理者孟子以四端驗之夫自修身而齊家而治國平天下斯謂盡心盡性也精一道心者用之執中也中者道心之極也宋人以異端附

會之曰道即心也則人非心歟　問性即理也有氣乎否曰氣也惟其為理斯謂之性猶夫純潔而温者不謂之石而謂之玉也理之訓有條也古用以言一事至宋儒而言道體也　程子云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天言其理也心兼乎血氣也釋氏以精靈知覺為主故迷則皆妄悟則皆真故曰心聖人以仁義禮智為主故經綸大經裁成大化與物同體故曰天　心性固不離亦非襍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

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穀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為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

陽剛也生也隂柔也成也皆氣也即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隂也敬也皆氣也即其理也古人曰隂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其詞而析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

常人無中小人無靜

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

興自諸侯契稷始封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救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為百代之祖自宣宗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誄之其祭也奉天以配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何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

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為衡𨓜言以譏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冲

諸人祖述為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摩矣　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黃華般若為禪機哉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即空而見華非實也乃病也　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末固凝也可以

知德矣　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絕澗石壁草蘚之生冬冽地拆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　大學一篇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明德　中庸不指仁義為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言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今即田父市人而語之曰汝喜汝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

以儆省此和使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　其世治者其論公於衆其世興者其論公於朝其世衰者其論公於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為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　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閒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冀其改德以親賢女爾　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　不言常而言變異端

皆然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人之叛夫將置柔奚於何地耶

松𠠾寤言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則心當何正而至善有别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証其異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歟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寓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静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　問程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曰伐偽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之向使二夫子之道湑其游謝之罪歟鮑氏而下無譏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